

上海奇秋

— 獨幕劇 —



馬彥祥編

傀儡登場，居然也有臺步做工；花旦上臺，照樣能夠耍一個「浪勁十足」！

看他們像模像樣，有唱有做，其實一舉一動，都受着幕後人的牽制！

海上春秋

獨幕劇

人物

汪精衛

褚民誼

陳璧君

陳濟成——上海中學校長

丁默邨

西尾壽造——華中派遣軍總司令

唐有壬夫人——歐陽立微

梁鴻志——維新政府代表

王克敏——臨時政府代表

衛士一人

地點

上海愚園路某大

時間

二十八年十月二日

開幕時，汪精衛，褚民誼，梁鴻志，王克敏四人在場，時三巨頭會議剛剛開完，似乎已經成僵局了。

褚：克敏先生，大家別發氣，我們再來談一談如何？這也不是汪先生一個人的事，問題雖然很複雜，不過只要我們能够捐除成見，總有辦法解決的（向梁），鴻志先生，是不是？

梁：褚先生的話固然不錯，不過說到『捐除成見』這就很難講了，我們同汪先生是初次合作，有

什麼成見可說呢？要說有成見，這成見也決不在我克敏先生，這一點，希望能得到汪先生的諒解。

汪：你二位的意思，我當然明白，不過目前財政基礎還沒有穩定，這是事實，『臨時政府』同『維新政府』兩邊的收入，差不多全是間接稅，現在就維持這兩個政府已經相當困難，假如再成立一個『新中央政府』，這筆行政費就絕對沒有辦法，所以爲大局着想，暫時取消『臨時政府』和『維新政府』，建立一個『新中央政府』，實在是目前渡難關的唯一辦法。

王：好了好了，汪先生，你口口聲聲要建立『新中央政府』，既然是有西尾總司令替你撐腰，我們當然不便反對。不過中國地方這麼大，單靠『中央政府』實在是鞭長莫及，所以爲各方面着想，『分治合作制』實在是最好的一個辦法。你建立你的『新中央政府』，梁院長還是梁院長的『維新政府』，我還是我的『臨時政府』，河水不犯井水，大家清清楚楚。

王：這當然要汪先生自己去想辦法，我想。既然西尾總司令要支持汪先生上台，這一點經費，該不會成什麼問題的吧？

汪：克敏先生要是這樣堅持，那我也沒有辦法，成立『新中央政府』雖然在我的願望，不過這也是西尾總司令的意思，大家既不願意幫忙，那我只有把這些困難報告給西尾總司令，請他來處理好了。

王：對了，我并且還貢獻一點意見，最好就請西尾總司令直接向土肥原先生去談判，『臨時政府』雖然由我在主持，實際上是他在負責，一切只要他同意，我不成問題，我不成問題。

梁：不過恐怕土肥原先生也未必肯同意。

王：那是他們內部的事，我們就過問不着了。

褚：王先生，梁先生，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汪先生當外人看，汪先生爲什麼離開重慶？汪先生爲什麼要建立新政權？還不是爲了求和平，爲了救中國麼？王先生同梁先生爲什麼肯出來組織南北政府？也還不是爲了求和平，爲了救中國麼？大家的目的既然一樣，大家就等於是一家。

人，一家人就應該聯合起來，團結起來，××

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

一倒，我們就都有辦法，否則，我想『臨時政府』同『維新政府』的命運也未必能長久。

王：算了，算了，這些漂亮話不必談了，汪先生

在沒有離開重慶的時候，罵我們是漢奸，罵我們是賣國賊，今天倒要同我們講聯合，講團結，汪先生，你不怕人家也罵你是漢奸，是賣國賊麼？哈哈！

汪：這沒有什麼可笑，我一向就是這樣作風，這叫作此一時，彼一時。一個政治家的政見可以隨時因環境的不同而改變的，這並不是矛盾。就以希特勒來說，他一向是反對共產主義的，可是現在他居然同蘇聯握起手來了，他甚至於肯把他的那本著作『我的奮鬥』當中所有罵共產黨的話都刪掉了，這種精神是偉大的，值得我們仿效的。

王：那麼汪先生的意思，承認自己也是當了漢奸了，不過從前以為當漢奸要不得，現在覺得當

漢奸也沒有什麼不好，是不是？

汪：（大窘）這……

王：那麼就老實對汪先生說了吧，過去在你們眼睛裏，我們是北洋派，我們是反動份子，結果我們是被打倒了。現在我們出來組織『政府』，雖然有人認為是漢奸行為，可是我們究竟有機會可以去打倒從前打倒我們的人了。

汪：（竭力討好，以冀挽回僵局）我也是這意思，我離開重慶，就是因為共產黨反對我，他們反對我主和。好，你們越反對我我越要主和，所以我跑出來了。在我也是一種報復的意思。

王：汪先生的路是走得對的，可是汪先生你忘記了一點。

汪：那一點？

王：（極盡諷諷之能事）汪先生過去罵我們是漢奸，現在汪先生居然也願意來同我們合夥了，不過我們當漢奸當得早一點，俗話說得好：『先進廟門三日大，』我們是老漢奸，你們是新漢奸。

汪：（惱羞成怒）這不像話，不像話！

梁：（出來打圓場）王先生，有話好商量的，不

要紅臉，被外人知道了，倒笑我們事情還沒有成功，已經起了內鬨。我想汪先生即使組織『新政府』，也斷沒有把各位撤開的道理。這兩年來，多虧王先生跟梁先生兩位而努力，才把華北華中『秩序』維持起來，將來的新政府當然還得借重大家，汪先生不能唱獨腳戲呀！

梁：聽說汪先生的新政府要實行『黨治』，這一點我們也不能同意。我們過去就是被國民黨打倒了，現在我們……

汪：不，不，我主張『黨治』，是真正國民黨的黨治，總理的三民主義，有一部份固然是至理名言，但也有一份部分與現在的環境不大相合，需要加以修改，只要把這一部分改正了，就沒有問題。我現在所提倡的國民黨與過去的完全不同，非但不會打倒諸位，而且非常歡迎各位來參加。

梁：克敏先生，你以為怎樣？

褚：克敏先生當然是贊成的。

汪：我贊成『自治』，自己管自己的事情，別的

我不知道。

汪：關於黨的問題，本人還有一點補充說明，克敏先生跟鴻志先生都不是外人。我可以很坦白的表示，我既然反對國民政府，當然就服從日本政府。日本政府是主張反共的，我當然也要反共。因此我一定要成立一個國民黨來打擊共產黨，不過將來如果日本政府改變了策略，或者竟然步德國的後塵同蘇聯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，那麼我們也可以隨機應變，那時候，說不定我們取消國民黨。這些都是小事，好商量的（桌上電話鈴響）

褚（接電話）喂那裏！

默郵麼？我是民誼呀！……唔，在這裏，

怎麼？領不到？……喔，喔！……那麼

辦呢！……呀！好吧！（掛上電話）汪先生，糟糕糟糕！默郵來電話，說他去領九月份的活動費，沒有領到，原定每月四百萬塊，從九月份起，說是最多只能發五十萬塊了。

汪：什麼？過去每月四百萬，我們還覺得不够分配呢，這月要是只發五十萬，那怎麼辦呢？你

沒有問他，這是誰的意思？

褚：他說這是西尾總司令的意思。

（王梁二逆在旁竊笑。）

汪：這簡直是開我的玩笑！這四百萬的數目是我上次在東京同平沼先生談好了的。他答應在『新中央政府』成立以前，每月供給我們這些活動費。現在『新中央政府』馬上就可以實現了，為什麼從九月份起，就減少這許多呢？這簡直是開玩笑，開玩笑！

王：抱歉得很，汪先生，我們要走了，後會有期，祝你好好的幹吧。

梁：汪先生，祝你努力，我們能够幫忙的地方，一定幫忙，再會再會。（起身要走）

褚：王先生，梁先生，我們再商量商量。

王：對不起，你們自己先商量商量吧！（與梁同下）

褚：這……這怎麼辦呢？

汪：民誼你不要着急，我想這消息不一定靠得住，等我見了西尾總司令再說。不會的，決不會的！

（陳璧君從裏面的房間裏出來）

陳：咦？王代表同梁代表都走了麼？怎麼？說得還順利麼？

褚：汪夫人，簡直糟糕透了，剛才默邨來電話，說從九月份起，我們的活動費減少了三百五十萬。

陳：那可怎麼好？上一月黨員方面的津貼都還沒有發，連汪先生衛隊的餉還欠着呢！那怎麼得了呀？

汪：我想或許不至於，組織『新中央政府』本來是東京方面的意思。那次我同平沼先生談判的時候，這筆活動費就是重要條件之一，他當時滿口答應，而且我們也已經領了好幾個月了，自從八月裏召集了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之後，我們的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，聽說東京方面更是滿意，怎麼忽然會……

陳：是呀！最近這幾個月來，我們的工作做得很不錯呀！輿論界方面，像文滙報，導報，國際日報，都已經收買過來了。有的雖然還沒有買過來，可是自從把大晚美報的朱惺公幹掉以後

，也沒有人再敢公然在報上反對『和平運動』。教育界方面，更不必說，文人的胆子最小，大家鑒於吳志奮、聶海帆兩個屈死鬼的榜樣，誰也不敢說個『不』字，連修改教科書這樣的事都做到了，還要怎麼樣？

褚：所以前途確是光明，很樂觀的。

陳：就是說到對外方面，我已經計算過了，『新中央政府』成立以後，在國際方面，起碼有十個國家可以承認我們的。

褚：喔，有這麼許多麼？

陳：怎麼沒有呢？讓我算給你聽，德國，意國，捷克，阿比西尼亞……

汪：捷克同阿比西尼亞都已經亡國了，怎麼算得呢？

陳：管牠亡了沒有，反正牠過去總是一個獨立國家，還有西班牙，日本，還有滿洲國，還有臨時政府，維新政府……還有……

汪：得了，得了，現在問題就在臨時政府同維新政府。

陳：怎麼？難道怕王代表和梁代表將來不肯承認

麼？

褚：汪夫人，且慢談將來吧，現在他們就不肯承認呢！他們反對汪先生成立『新中央政府』，剛才話說得好難聽呢！

陳：這羣舊官僚真是耍不得，只知道爲自己的利益打算盤，連一點點國家觀念都沒有，說句老實話，汪先生肯跟他們合作，真是看得起他們！

褚：誰說不是呢？他們就不受這抬舉。

陳：那麼怎麼辦呢？（外面有女人吵鬧聲：『爲什麼不讓我進去？』）

汪：誰？外面這麼吵鬧？

褚：我去看看。（外面繼續吵鬧）

汪：唐夫人，你聽我說……

唐：你不必再說了，汪先生，你的一番理論我已經聽膩了。總而言之，不管你是什麼主意，你總不能抹煞事實，中日兩國六十七年以來，一直是日本侵略中國，我們一再退讓，讓到讓無可讓，忍無可忍才起來抵抗的。兩年多以來幾百萬的忠勇將士，在前方的冒着砲火，與他們

浴血奮鬥；在後方的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無論文化方面，生產方面，都在那裏努力流汗，這些不都是事實麼？汪先生，你過去在黨在國都會經過一番歷史，國家待你也不薄，爲什麼在舉國一致，主張抗戰的時候，你偏偏就要違背良心，做出這樣不顧國家民族的事情來！汪夫人，褚先生，你們都是汪先生多年的同志，無論在公在私，都有勸阻汪先生的責任，你們爲什麼讓他這樣任性？爲什麼由他這樣一意孤行？這不比過去的內戰，這是賣國的行爲呀！我是一個女人，我的能力很薄弱，不過因爲有王在世的時候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我不忍看大家這樣毀滅，當我剛才接到你們寄給我的宣言，說你們最近就要在南京成立偽政府，要我簽名擁護你們的時候，我真憤恨極了。我恨不得把你們一個個都宰了！但是我不能，我沒有這力量，所以我只好趕來找你們。人家都罵你們是漢奸，是賣國賊，我不忍這樣，我們都是同樣的中國人，都是黃帝的子孫，我想人心都是一樣的，你們或者因爲一時的意氣，或者是

因爲一時的誤會，或者是因爲一念之差，以致造成了這樣一個天大的錯誤。現在只要能承認自己過去的錯誤，挽回大局還不是絕對沒有辦法。現在你們的偽組織還沒有成立，悔悟是來得及的。汪先生，你要顧念到整個國家的前途，你要顧念到四萬萬五千萬的民衆，你總知道，違反民意的人永遠是失敗的。

汪：唐夫人，在私人的友誼上，我感謝你的好意。不過我不能不告訴唐夫人，我出來組織新政府，倒見得是我一意孤行，這正是民意。報紙上的輿論，你總看得見的，教育界文化界的人都是知識份子，他們也都贊成和平運動，其他的民衆團體更不必說，這些都是事實，唐夫人，難道不知道？

唐：你的把戲，誰還不知道？這幾個月來，把整個上海都快鬧翻了，能瞞得了誰？這種自欺欺人的話，虧你有臉皮說得出！

汪：（忍無可忍了。）唐夫人，說話留點分寸，你不要忘了你是在誰的面前講話！

唐：哼！在誰的面前講話？難道你還沒有弄清楚

麼？告訴你。你這種行爲，對黨爲不忠，對國家爲不義，對同志同胞爲不信，對祖父母爲不孝，我就是在這……

汪：住嘴，我今天要不是顧念過去有壬兄的交情，看我怎麼對付你！

唐：對付我？哼！我要是怕你對付，我今天也不來了。（把桌上一千塊錢摔到他們臉上去）這些錢還你們，留給你們自己買棺材用去！

汪：把她拉出去！來人哪！

（一衛士由外入，褚民誼推唐，唐罵不絕口，被拖了出去。）

褚：（勸慰）汪先生，不必生氣，犯不上跟這種人一般見識。（檢鈔票）

陳：太豈有此理了！天下竟有這種不講理的女人！昨天你們要寄宣言給她，我就不贊成，憑她這樣一個女人，有什麼力量！（看見褚民誼把鈔票檢起，正要放到口袋裏去。）這一千塊她不要，我要！真是狗咬呂洞賓！

（丁默邨匆匆由外入）

丁：汪先生沒有出門，好極了，現在事情真有點

棘手，剛才我在電話裏報告的消息，汪先生已經知道了吧。

汪：默邨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

丁：據說原因是爲了這幾天在湘北，我們接連吃了幾個敗仗，西尾總司令非常震怒，他認爲我們在軍事方面對他們毫無幫助，說我們徒然消耗他們的金錢，不但在國際上沒有發生一點影響，就是對重慶政府也沒有發生什麼打擊的作用。

褚：這不能成個理由呀！湘北的戰事失利，這是他們軍事當局的責任，本來不干我們的事，至於國際上的影響，在新政府沒有成立以前，本來是說不上的。

丁：（手裏拿着一份報紙）還有，他看見每天報紙上連篇累幅的學校啓事廣告，都是表明態度，不願附和我們。他認爲我們沒有羣衆，也就沒有力量。

陳：默邨，這應該是你負責的！

丁：汪夫人，我可能做的差不多都做了，錢也花得不少了，警告信也發得不少了，可是他們有

一部份人真不怕死，你叫我有什麼辦法？最叫我生氣的是陳濟成，就是上海中學的校長，他本來已經加入了我們的組織的，今天忽然在報上登了一個啓事，汪先生你看，他雖然沒有明白表示脫離我們，可是他的態度非常消極，這是最要不得的，我想非嚴厲對付他一下不可！

汪：你看怎麼辦？

丁：我剛才一看到啓事之後，就立刻去找到了他逼着他跟我來了，現在我叫他在外邊會客室裏等着，請汪先生先問問他，看他是什麼意思？

汪：好，叫他進來吧。（褚按鈴）

丁：新聞界方面，我已經辦得差不多了。明天除了我們的中華日報之外，有五家報紙的社論也都是擁護汪先生上台的。其他的報紙，雖然還不能跟我們一致行動，但是也絕對不會有反對的表示。（衛士上）

褚：到外邊會客室請陳先生進來。（衛士下）

陳：現在日子愈來愈近了，今天已是二號，離雙十節只有八天，所有的問題都非得在這八天裏解決不可。

褚：問題實在太多了，首先是經費問題，其次是『臨時政府』同『維新政府』的態度問題，汪夫人，我們來具體的計劃一下如何？八天的時間，只要大家拚命努力，我想還來得及的。

陳：好的，我們去計劃計劃看。（同下）

汪：事情會這樣棘手，真非我初料所及。

（陳濟成自外入）

濟：汪先生。你找我來有什麼事麼？

汪：今天我在報上看到你的啓事，說你因病辭了上海中學校長的職務，並且態度有點消極，是真的麼？

濟：汪先生，請你原諒我，這兩個月來。我真是痛苦極了，這是我有生以來所不曾遭遇過的，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說法。我只求求你，汪先生，你放了我吧！

汪：陳先生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

濟：我辦理上海中學已經有十六年了，在這十六年裏面，我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，費了多少精神，學生一天比一天增多，校舍也一天比一天擴充，到今天，居然能够有三千多個學生，汪

先生，你知道這不是容易的。但是，想不到這一學期，開學不久，因為參加了汪先生的組織，我的學生就鬧起「離校運動」來了，三千多個學生，陸續續續的走，到今天爲止，只剩下三分之一都不到了，我能眼看着學校這樣下去麼？我沒有法子，曾經召集了一次學生，叫他們安心讀書，但是，汪先生，你萬萬想不到的。他們竟然當面罵我是漢奸，我精神上受的打擊實在太大了，至於物質上的損失，更不要說了，走了兩千多學生，半年的學費就是十二萬哪！汪先生你想想，十二萬哪！這個損失我受不了，我曾經請求丁先生，請汪先生補助我一點，丁先生說這個絕對辦不到，說我既然加入了本黨，受一點犧牲也是應該的。

丁：是的，陳先生這一次，經濟方面確是有相當的損失，在理本黨應該給以補助的，不過陳先生的參加本黨完全是他自動的，並不是我們去拉來的，他的加入本黨可以說完全是信仰我們的和平主張。所以陳先生的損失，也可以說是爲了國家而犧牲，爲了主義而犧牲，爲「國家

」「主義」而犧牲身家性命的，還不知道有多少，這一點金錢損失，又算得了什麼？

濟：丁先生，說話要憑良心哪！你說我參加汪先生的組織是自動的麼？我過去既不是黨員，我也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政治活動。

汪：那你爲什麼要加入本黨呢？

濟：還不是爲了『特工總指揮部』的恐嚇信麼？丁先生，你自己憑良心說吧，你是『特工總指揮部』的部長，你不寫信恐嚇我，威脅我，我會來找你麼？

丁：就說是『特工總指揮部』給過你信，那信裏也不過是警告你，不要反對汪先生，不要反對和平運動，並沒有強迫你來參加我們的組織呀！濟：不錯，這是我自己一時的錯誤。我以爲事情不會有人知道的，爲了保障自己生命的安全起見，就參加了你們的組織。

汪：陳先生參加本黨，不論你的動機怎麼樣，我們總是歡迎的。我想，我們也並沒有虧負了陳先生。陳先生以初入黨的資格，這次六全大會裏居然就被選爲本黨的候補監察委員，這就很

對得起陳先生了。爲什麼現在又動搖了呢？

濟：我井不要當什麼委員，我井不要當什麼委員，汪先生，我只要你補償我那十二萬塊錢的學費，我受不了這麼大的損失！汪先生，你救救我，你救救我，你不還我這十二萬塊錢，我活不了的！

（衛兵上）

衛士：總司令到。

丁：不好，西尾總司令來了！

汪：陳先生怎麼辦呢？

丁：裏面去躲一躲吧。陳先生，西尾總司令來了，請你裏面去，裏面去！

濟：不，不，汪先生，我的十二萬塊錢！十二萬塊錢！

丁：你先進去，別的話回頭再說。

（推陳濟成進屋裏去。）

（西尾上，汪趨前握手。）

汪：總司令好，請坐。

西：請坐。

汪：關於「新中央政府」成立的事，王代表梁代

表剛才已經來討論過了，原則上，他們非常贊同，問題就在經費上面。

西：是的，今天我想同汪先生來談的，也正是這個問題，照目前各方面形勢來看，「新中央政府」的成立，似乎還有許多問題。

汪：總司令的意思是——我是說，縱然有許多問題，我們一定有方法可以解決的。

西：汪先生這種精神很好。過去你曾經是我們的對頭，而且是最大的對頭之一，但是現在呢，在東亞和平大局上，在中日親善的精神上，你的主張和我們的策略不謀而合，我們的立場可以說完全是一致的。因此我不能不替你的行動作聲援，我不能不用種種的方法來支持你。

汪：對於總司令愛護我的意思，非常感激。

西：我不歡喜王先生同梁先生他們，他們雖然也誠心誠意的肯跟日本政府合作，但是他們究竟是舊式的中國官僚，沒有主張，沒有見解，除了知道爭權奪利，巴結鑽營而外，唯一的長處，就是肯聽指揮，要他們怎麼做就怎麼做。至於汪先生你就不同了，你不但是個政治家，而

且是個思想家，不但是個實行家，而且是個理論家，尤其是你具有幾十年的革命歷史，在中國國民黨裏你佔着很高的地位，所以要求中日合作，你實在是我們唯一的一個對手。

汪：這是總司令的過獎。不過我們的確相信，沒有日本的援助，中國的革命就永不能成功，而且，日本今後在東亞以及中國的優越地位，就連中國人也是不能否認的。

西：但是這一次我們的估計錯了，我們萬萬沒有想到，汪先生脫離重慶政府這樣一件大事，對於我們的利益竟是這樣少。第一，重慶政府不但沒有受到打擊，而且他們的和平空氣反而因你的出走，漸漸的消失了。第二，在軍事方面，中國的軍人居然會沒有一個人響應你的和平主張，弄得你現在手下連一兵一卒都沒有。此外，像黨的方面，經濟界方面，你的力量也都表現得非常微弱。

汪：不過這次的六大大會，成績倒還不錯，到的代表居然有兩百多個呢。

西：唔，名單我都看過了。到現在為止，你所找

到的人，差不都是些三四等以下的角色，這些雞零狗碎，牛頭馬面的東西，不但够不上當部長，就連做司長的資格都怕有問題，像這樣的班底，不知道汪先生預備玩些什麼把戲。

汪：比較有資望的同志，有是有的，不過他們都在重慶，行動不能自由，沒法參加，過些時候我一定會拉他們過來。

西：要是說在重慶的不能來參加，那麼在上海的呢？無論在那一方面，好像攻擊你的人挺不少呢！

汪：因為因為……

西：因為你已經沒有把握羣衆的能力了，我想，汪先生。你說是不是？

汪：唔，唔，是的，喔，不，不！

西：爲了這種種原因，所以「新中央政府」暫時緩些成立，倒比較好一點，照現在的情形看，即使成立起「新中央政府」來，對於恢復秩序的力量，是不是準能比目前佔領區域裏的地方政府好，也是值得考慮的。

汪：總司令，「新中央政府」如果不成立起來，

那我們的許多同志還做些什麼呢？

月

西：沒有事，就少作一點事好了，所以原定每四百萬的活動費，也不需要這麼多了，從九月份決定減少三百五十萬，每月發五十萬塊，這一點錢給大家生活生活，大概也夠了。

汪：這……這……

（汪呆若木鷄，陳濟成突然從裏面跑出來向汪跪求。）

濟：汪先生，救救我救救我，我的十二萬塊錢！

（向西）總司令，總司令，他欠我十二萬塊錢

，他不還我！請你救救！救救我！

西：去，去！（揮之不去以槍柄擊之，陳倒地。）

（大家都跑出來）

西：（問汪）這是什麼人？

汪：這是本黨的候補監察委員陳濟成。

西：汪先生，你看，這種瘋子似的人也能當監察

委員，難怪你不會成功了！（笑着出去）

（大家面面相覷，汪倒在椅子上，大家叫『汪

先生，汪先生』！）

（閉幕）

上海春秋

獨幕劇

有著作權

定價每冊國幣

五分

編著者 馬彥祥

香港皇后大道中

出版者 申萱出版社

代售處 各地大書局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出版